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
The Chinese Academ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丛书

三
2011.12.15

色不藏族

丛书主编 龚珍旭
曾维益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色尔藏族

丛书主编 龚珍旭

曾维益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 སེར་བའི་བོད་རིག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色尔藏族/曾维益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311-03862-5

I. ①色… II. ①曾… III. ①藏族—民族历史—四川
省 IV. ①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1279 号

策划编辑 刘 杰
责任编辑 高 畅 刘 杰
装帧设计 刘 杰

书 名 色尔藏族
丛书主编 龚珍旭
作 者 曾维益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411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862-5
定 价 42.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丛书》编写委员会

主 编

龚珍旭

副主编

耿纪朋 曾维益

编委会成员

东会峰 潘昱州 何文海 谭静怡

杨天美 杜 松 郑小红 刘奠美

荣 莹 蒋田喜 聂 娇 王 静

序 言

本书是继《虎牙藏族》一书之后曾维益同志编著的又一本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专辑。

藏族是一个分布区域辽阔,历史十分悠久的民族。早在公元七八世纪期间,随着吐蕃王朝的扩张,在四川、甘肃、青海广大农牧区,就有不少的氐羌系、鲜卑吐谷浑系的部落被统一到吐蕃的统治之下,其中有不少人后来也就逐渐融入了藏族之中。所以藏族的支系很多,且各支系地区特点、社会特点明显。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历来重视藏区的社会历史调查,成效显著。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藏族研究中心以及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区,都曾组织或参与过大规模的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在诸如藏族封建农奴制度、藏族部落制度、土司制度、政教合一制度以及近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等各个方面,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藏学研究和其他社会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几年来,四川省绵阳市的曾维益同志通过实地调查访问和参阅有关文献档案,进行综合分析整理,最终编纂成《虎牙藏族》和《色尔藏族》两本资料专著。两书详细介绍了平武县虎牙、色尔藏区的地理环境和资源、民族人口、族称族源、土司制度、经济状况、文化教育、社会风情以及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资料相当丰富。可以说,该著作弥补了以往调查之不足,填补了某些空白,为研究四川藏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史料。

曾维益同志治学十分刻苦、认真,尤其注意深入藏区实际。他长年累月在基层工作,虽然信息不灵,又缺乏指导,但他执著地边干边学,克服了许多困难。他为了抢救和获取资料,历经艰辛,即使面对死神亦不后悔。1991年冬,就曾因赶赴松潘考查而遇翻车,身负重伤,至今留下后遗症。正是由于他的奋斗不息,才有今日之累累硕果。他已先后出版了《白马人族属研究文集》、《火溪沟社会历史调查》、《平武历史文集》、《平武县建置沿革志》、《虎牙藏族》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多篇,1996年又整理出版了古籍《龙安府志》,从而受到四川省和绵阳市有关学术部门的肯定和表彰。

现在,《色尔藏族》一书即将与读者见面,我谨表示真诚的祝贺,并殷切期望维益同志在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方面有更多的新的成果问世。

周锡银

1997年7月4日写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自序

值太平世,居山水间,有饭可食,有衣可穿,有室可居,有事可做,有书可读,有父有母,有妻有子,实人生之大福也。

人生几十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作为个体生命只有一次,既不能转世,又无需克隆。因此,每个人理应热爱生命,珍惜时间,尊重自己,善待自己,并且还要超越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应该争取多做一点有益或有价值的事,哪怕是微不足道,小之又小的纤芥之事。

昔年我外出调查,车翻人伤,大难不死,面毁鼻断,留下了病体残躯。但仍然本性难移,冥顽难化,终于看不破红尘,制不服俗念,耐不住寂寞,享不来闲福,于是就找事做。现在,总算又做了一件事。和先前所做的几件事一样,尽管同属小事,而且还是可有可无,不足挂齿的些小之事,但自思,却仍有一点价值。何以见得,下面的事实似可作出回答。

色尔藏族^[1]是我国藏族中的一个分支,是一支地域特色非常浓郁的民族,是历史上曾经雄踞一方的白草番人的直系后裔。

《明史·四川土司》载:“松、茂、叠溪所辖白草坝等寨,番羌聚众五百人,越龙州境剽掠。白草番者,唐吐蕃赞普遗种,上下凡十八寨。部曲素强,恃其险阻,往往剽掠为患。”

从《明史》对白草番族源与民族性格的记载可知,白草番是一支古老而强悍的民族。

《四川通志·武备》载:“[成化]十三年,张瓚调汉、土官兵五万,分东、南二路驻扎。十月,令都指挥沈运、李镐等分兵攻剿掇坪、懦弱、白羊岭、鹅饮溪、大白、饮马池、通林等二十一寨,进攻木瓜、竹头坪等寨……”

从《四川通志》所载明朝统治者曾一次就调大兵五万去进攻白草番人,可知当时的白草番是一支力量非常强大的民族。否则,何需动用如此巨大之兵力。

明朝时,封建王朝也曾调集重兵,对四川南部叙州府地区的被时人称之为“都掌蛮”的

[1]本书所述的色尔藏族,在1949年之前叫白草番,1950年定名为泗耳藏族。因“泗耳”一词译音不准,故尊重本民族的要求,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在此特将泗耳藏族正名为色尔藏族。另外,为尊重历史,对本书中所引古典文献中出现的“泗耳”一词不予纠正。

民族进行剿杀,古老而强大的“都掌蛮”从此销声匿迹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相关的资料。在秦汉时期的僰人与明代“都掌蛮”活动中心之地的川南珙县等地,被“都掌蛮”奉为神物的铜鼓已非常罕见了,而僰人的悬棺虽经历史岁月的冲洗与侵蚀,却至今仍高悬在令人难以攀援的悬岩之上,让后人凭吊,并驱使古今的学者们对之进行考察研究,形成了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待解之谜。这是人类的疏漏,还是历史的遗憾?抑或是应该付出的代价?

但是,封建的明王朝在对白草番人进行了长达两百余年征服性质的战争之后,白草番却仍然征而不服,服而不亡,并令人叹服地顽强地生存下来。这说明,历史上的白草番是中华诸民族中一支极富生命力的民族。

历史沧桑,岁月流逝。到清末民初时,绝大部分的白草番人已被封建王朝同化、融合成了汉民。民国版《北川县志》明确地记载道:“清末番民同化……迄今,考之夷风、番语,十无一存。”民国版《松潘县志》亦记载道:“自清咸、同以来,呷竹寺所管白草、风村等十余寨与石泉接壤,早有汉民迁往。”其间习俗相移,土民逐演变为汉族。

至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52年,一些民族学者在对白草番进行了调查后写道:“在北川河源泗耳部落仍有十几户保存民族特点。”

1989年6月,为了调查色尔藏族的生存状态,我步行到了色尔藏人居住的寨子,对色尔藏族的现状进行了逐寨逐户的调查。结果表明,被色尔藏族认同,并且尚保留着本民族的母语、服饰以及民族心理和其他习俗的藏民,男女老少总计刚好100人。

一支在历史上曾经非常强大的民族就只有这100人了。

这100个色尔藏民,他们生活在莽莽的原始森林之中,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民族家园,沿袭着古老的民族传统,过着四时有序,周而复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大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的属于自己的日子,守着漫长的悠悠岁月。对偶然一顾的外来者,皆以客人对待之,其态度友好而可亲,其感情纯朴而善良,真似桃花源中人。面对着色尔藏区如此完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古老朴实的色尔藏族,我的眼前展现出了一幅天人合一的美景。此时,在我的心灵深处,萌发了想做一点事的念头。

1995年,当我第二次进入色尔寨子调查时,现实逼使我产生了紧迫感。我着急了。

色尔藏族,这个在历史上曾经非常强大的民族只剩下100人了。其中,集中居住在一个寨子里的只有四十余人,余下的则以散居的形式与汉民共同生活在一起。一些青年人,特别是女性青年已经远走他乡,异地安家落户了。

近20年来,尤其是公路修通后的这8年来,这支仅有一百余人的民族,突然之间面对着的的是一个崭新的外部世界,承受的是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属于西方范畴的外国文化的双重冲撞。比如麻将,这个被汉民族从古摆弄到今的娱情小玩意儿,已成为少数青年藏民乐此不疲的心爱之物。而属于舶来品的迪斯科或摇摆舞等等外来文化,也同样迅速地征服了一些色尔青年,并瓦解了他们祖辈相传的传统信仰与价值取向。昔日和谐谦让的邻里关系,已经受到了商品经济观念和行为的冲击,和睦的家庭秩序,也明显地出现了代沟。老年人仍深

爱着自己世代守护的家园,而青年人却为外面的世界所吸引,走出山寨后多数已不愿再回来了。

当年,在俄洛居寨藏民的火塘边,老年人与我围炉夜话,毫无拘束地摆谈着悠悠往事,合家的男女老少,乃至猫与狗皆团聚在柴火熊熊燃烧的火塘四周。这特定的暖气融融的火塘文化氛围,多次深深地感染着我,融化着我头脑中那种固有的自以为是现代的先进的文明的认识与观念。但是,与几年前相比较,在色尔藏族的火塘边,已增加了许多属于异质文化的成分。面对此情此景,我坐在火塘左侧的兽皮褥子上,经凝思默想后最终下定了决心,要写一本记录色尔藏族生活原型的资料性质的书。

毋庸置疑,作为地球村的村民,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色尔藏族应该享受人类现代文明所拥有的一切优秀成果。在社会转型或进步的过程中,一些事物的消失或淘汰是必然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同时,在吸收与享受外来文明所带来的好处的同时,还是应该尽可能多地将本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予以保留。

世界上的很多东西尽管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但却不应该让它消失。比如,中华民族独创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典雅而高贵的京剧、昆曲艺术,勤劳简朴的传统美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入世思想;为国尽忠,为子尽孝,为人尽信的伦理道德;藏民族的火葬传统与自觉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绝不滥杀野生动物等等,都属此类。

古代的、传统、民族的、原始的事物,未必全是落后的与不文明的;现代的、新潮的、国际的、时髦的东西,未必全是进步的与先进的。

与其将来后悔遗憾,不如现在就抓紧时间抢救;与其让后代子孙怪罪于祖先,作为未来人的祖先不如现在就把眼光放远一点。

历史便是我们,我们就是历史。

如果问我耗用如此多的精力与时间,对仅存一百余人的一支民族写了这么厚的一本书,到底有何用处?对此,我不愿直接地给予回答,但却可借他人的话来做答复。我国的人类学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个藏族博士)格勒博士著文说道:“一百一十多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撰写《古代社会》一书时曾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退,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正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收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将无从发现。’他的预言今天在美国已成现实。今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已成了我们了解昔日印第安部落民族的必读书。此时此刻人们多么希望多有几部像《古代社会》这样的书,但已后悔莫及。”

面对一些正在解体或消失的事物,我无法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见而不急,我的神经麻木不了,我的态度也随和不了,我的思想更糊涂不了。是摩尔根的精神鼓舞了我。

《色尔藏族》一书尽管即将出版,但我自己却很明白,这本书绝不是精品。因为,我的水平有限。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本书尽管不是精品,却是真品。

本书的第一部分,名为“历史上的白草番人”,其目的是发掘色尔藏族的历史。因为,任

何一个民族,它都必然会有自己民族的历史。同时,作为地球村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它也应该有既属于自己,也属于人类的资料性质的历史。仅就文章或文章的做法而言,在事实上这一部分并不是严格的、完整意义的色尔藏族的历史。在技术处理上,我只是将已经收集到的有关资料汇集在一起,甚至是堆砌在一起。如果说尚有一点价值的话,那就是将分散的历史文献资料予以集中,并将其整理出版,给想了解这一问题或利用这些材料的后来者提供一些方便。仅此而已。

第二部分名为“近现代的色尔藏族”,这实际上是我对色尔藏族的社会状况所做的田野调查资料。为了得到这些资料,我曾三进色尔藏区,并和藏民同吃同住,走遍了各家各户,并且还在他们的火塘边烤了火,喝了茶。特别是在俄洛居寨,每家的火我都烤遍了,每户的饭我也吃过了。不管怎么说,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这些材料的来之不易,因为,我知道它是怎样才得来的。自然,这种感觉仅是属于自我的感觉,而这种感情也是属于敝帚自珍的。

就出版一本书的标准而言,《色尔藏族》还不像一本书,确实还太粗糙,但就时间和其他的条件来说已不允许我对它进行编辑技术性质的打磨了。“慢工出细活,三天做个牛打脚。”这句在四川地区广为流传的老古话,我是懂得的,但在目前我却做不到。当务之急是需要进行抢救性的工作,是需要趁一些老年人还健在的时候,是需要趁一些有心人仍在其位的时候,是需要赶在我自己尚能跋山涉水的时候,尽可能快也尽可能多地把那些已经消失但尚存人们记忆中的东西立即发掘出来,把一些正在消失的东西赶快记录下来。至于对史料的考证,资料的整理,文章的提炼,就只有等我把其他的一些同样也急需抢救的资料抢救到手之后,再相机进行了。

当然,话又得说转来,这正如那些属于土产类型的食物一样,粗糙自有粗糙的特色,土气自有土气的味道,它体现的是一种本真,展示的是一种原形。

假如没有其他的人对色尔藏族的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也予以关注的话,在不远的将来,当这支民族的一些习俗已经在现实生活中消失,或者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的时候,如果想要了解这支民族和与这支民族相关的一些最基本的情况,可能就只有在这本书中才能查找到了。

自序至此,我还要再写上如下一段话,否则,于心不安,于情难容,于理不合。

我生活在被古人在诗中描绘为“峭壁阴森古木稠,乱山深处指龙州。猿啼鸦噪溪云暮,不是愁人亦是愁”的边远地区,定居在一个只有万余人的蕞尔小县城,与整日为自己的生活而奔波的市民们生活在一起。尽管我也时有寂寞的感觉,但我却并不孤独。10年来,包括写作、编辑、整理在内,我已出了8本资料性质的书,共200多万字,同时还写了一些专题文章。像我这样一个具有狷介性格与品行的人,之所以还能做点事,说句良心话,和下面这些人士的具体支持有着极大的关系。

20年前,我正处在不知地厚天高的人生阶段。当我还在鹿丛山高山峡谷中教小学的时候,是杨海清先生建议把我调到枕流公社小学任教。由大队小学到公社小学,对我个人来说这是决定我一生走向的大事。从此,我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学习,也有了与外部世界接触的

条件。后来,当因我自己不会处理人际关系而与领导发生矛盾的时候,又是杨海清先生开导我,教育我,启我仁心,教我做人,消解了我身上的一些野性戾气。我现在之所以还能够做点事,与杨海清先生当年的引导有着很大的关系。否则,若依着我当时的牛脾气或犟性子发展下去而无人予以指导,此生此世我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只会消耗社会财富的废人。就算我有点干劲,有点本事(实际上并无多大的本事,以天下之大,藏而不露,隐而不显,既有干劲,也有本事的人多得很多),终究仍会一事无成。

1995年春季,我又碰上了好人董晓彬先生。董先生对我进行的抢救古籍《龙安府志》的行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他对我志在整理和研究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乃至从事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工作也同样地给予理解和支持。对我在已经完成了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去跋山涉水,进行资料收集、学术研究而引起的一些人的种种非议,董晓彬先生公开说:“平武县18万人应该养得起一个曾维益,他每个月也才领四百来元钱的工资,对他的工作应该给予理解和支持。”如果没有董晓彬先生实打实地理解和支持,我肯定还会独自再多走几年的弯路,甚至还有可能会孤独地累倒在跋涉的路上。

作为县政府下属部门的一个普通办事员,遵守纪律,按时上下班,完成本职工作,这是一个公民在领了工资之后应该尽的职责。但是,我却对川西北地区特殊的地域文化、民族历史等方面的诸多现象颇感兴趣。因此,时间和对时间的使用对我而言就显得特别重要。鉴于此,文久喜先生以具体问题需具体对待的求实态度,在1996年对我作出了“只要能够把东西拿出来,不一定非要在办公室上班”的口头决定。文久喜先生不但在会上宣布,而且还在会后做了多方面的解释工作。是文久喜先生给了我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让我从此以后能够名正言顺地干事情了。

1994年9月的一天,陈显辉同志对我说:“我看了你写的一些东西,尽是资料,有价值,也有用处。你今后写东西要印书,给我说一声就是了,我在外面去给你找经费。”后来,陈显辉同志果然言而有信,说话算数,与其他的领导一道争取到了重印《龙安府志》的经费。如果没有陈显辉同志的理解和支持,《龙安府志》很有可能是无法重印成书的,即使我硬撑着把它印了出来,也会因寻找经费碰得焦头烂额。同时,还会使我的心志受到干扰,从而影响我继续进行相关的工作。

近10年来,理解、鼓励、支持我工作的绝不止上述四位同志,在此,我无法逐一点名致以谢意。我只能用多做事情,多出成果这样的方式来向大家道谢。如果老天假我以寿命,我是会继续恪守做人的原则的,即:做实事,扎硬寨,甘耐寂寞,自律自己,顶住诱惑,稳住阵脚。正如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说的那样,“闲世人之所忙,忙世人之所闲”,仍然一如既往地按照我自己订的计划,再多做一点事情。

龙安布衣 曾维益

1997年5月1日写于双厕斋

2011年12月略作修改

目 录

第一部分 历史上的白草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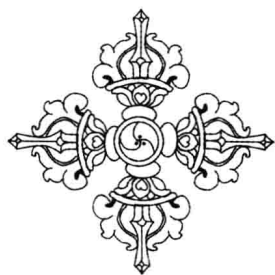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导论	003
第一节 四个现实的问题	003
第二节 白草番人的由来	006
第二章 唐代以前的白草番地	015
第一节 建置历史	015
第二节 民族概况	018
第三章 白草番的起源与形成	025
第一节 唐代吐蕃的东进	025
第二节 白草番的形成	029
第四章 宋元时期的白草番地	035
第一节 建置历史	035
第二节 蒙古南下	037
第三节 土司产生	039
第五章 明王朝对白草番的战争	043
第一节 战争起因	043
第二节 战争过程	048
第六章 明王朝的统治措施	069
第一节 军事体制	069
第二节 军事设施	073
第三节 土司体制	093
第四节 改土归流	097
第五节 同化措施	102

第七章 清代白草番的衰落	105
第一节 历史简况	105
第二节 土司概况	106
第三节 民族情况	109
第四节 衰落过程	113

第二部分 近现代的色尔藏族

第八章 地理环境	123
第一节 地理位置	123
第二节 地貌分类	124
第三节 山脉走向	126
第四节 河流源流	127
第五节 土地类型	131
第六节 自然资源	135
第九章 民族人口	140
第一节 民族名称	140
第二节 民族人口	145
第三节 家族源流	148
第十章 政治经济	159
第一节 民族关系	159
第二节 土司渊源	161
第三节 土司统治	163
第十一章 经济民俗	172
第一节 饮食习俗	172
第二节 服饰习俗	186
第三节 房屋起居	192
第四节 狩猎习俗	208
第十二章 社会民俗	222
第一节 婚姻家庭	222
第二节 丧葬习俗	235
第十三章 信仰民俗	239
第一节 宗教信仰	239
第二节 年节习俗	259
第三节 治病习俗	270

第四节 民族禁忌	274
第十四章 交通路线	279
第一节 道路状况	279
第二节 旅途实录	284
附录 调查日志	294
参考文献	299



色尔藏族

ཨོཾ། སེར་བའི་བོད་རིགས།

第一部分

历史上的白草番人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四个现实的问题

一、现实中的色尔藏族源于何处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了《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其中署名为西南民族学院研究室调查整理的《草地社会情况调查》一文说道:1952年时,平武地区的“叶塘沟内虎牙部落果子坝有三寨藏族,在北川河源泗耳部落仍有十几户保存民族特点”。

1989年6月,为了搞清楚居住在“北川河源泗耳部落”民族的生存情况,同时,也是从责任感和兴趣出发,作者乘车绕道与步行爬山数百里,到了色尔藏族居住的原始森林之中,对这支民族进行了调查。在实地调查中始知,当时的色尔藏族仍然只有十多户,共一百余人。这一百余个色尔藏民,居住在布满原始森林的雪山峡谷之中,完整地使用着本民族的语言,身穿本民族的服装,因袭着祖辈传下来的古老生活习俗。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夏耘冬猎,依然过着古朴的桃花源中人似的生活。这支民族与外界很少往来,而外部世界的人们也很少进入色尔寨子。甚至就是在平武地区工作了几十年的一些地方干部,也未曾到过色尔藏族居住的寨子。

这支古老而纯朴的民族,他们只知道自己所属的血缘家族的历史,也只知道某一家人是本地的,某一家人是从江油蛮坡渡经北川县来的,某家人又是经松潘藏区翻山过来的,而对民族的整体历史则一无所知。更加令人遗憾的是,身负传承民族文化的喇嘛,早在民国24年(1935年)就已死去。各种承载民族传统文化的经书也始毁于战乱,再毁于“破旧立新”的历次政治运动,同样在劫难逃,荡然无存。

这样,在实地调查之后,就产生了如下一个问题,即:色尔藏族尽管只有十余户,百余人,但该民族的族源何在?民族的整体历史又如何?这支民族是近代以来经组合拼成的,还是一支古老而源远流长的民族的后裔?

二、历史上的白草番人流向何方

针对上述问题,当作者查阅了《天下郡国利病书》、《明史》以及清代编修的一些地方志之后方知,在明代的龙州宣抚司连同龙安府境内,曾有白马番、白草番、木瓜番这三种番人长期而广泛地生存在该地,而白马番的后裔,就是现今居住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南坪县与甘肃省文县这三县交会之地的白马藏人。对白马人的情况,已有一些专家予以调查研究,且有著述问世。作者亦有专文与专著介绍白马人,在此不再赘述。

木瓜番就是今平武县境内虎牙藏族的祖先。对木瓜番的现状与历史,作者曾著有《虎牙藏族》一书。该书于1993年由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刊印,计37余万字。

白草番的情况却较为复杂。《明史·四川土司》载道:“成化二年,镇守太监阎礼奏:松、茂、叠溪所辖白草坝等寨,番羌聚众五百人,越龙州境剽掠。白草番者,唐吐蕃赞普遗种,上下凡十八寨。部曲素强,恃其险阻,往往剽掠为患。”

从《明史》所记当时镇守太监阎礼的军情奏言可知:白草番的族源是“唐吐蕃赞普遗种”;白草番当时的居住地域在“松、茂、叠溪”一带地方;白草番活动的中心之地是“白草坝”;白草番的民族性格是勇武善战,“部曲素强”;白草番的力量强大,人多势众,“上下凡十八寨”;白草番的生存环境是“恃其险阻”,等等。

作者在查阅了《四川通志》、《龙安府志》、《石泉县志》、《松潘县志》等志书的有关记载后方知,历史上白草番人活动中心之地的白草坝,其具体的地点在今绵阳市北川县片口乡境内。而在与片口山水相连的松潘县白羊乡境内,又有小白草其地,其地其名与北川之白草坝两相呼应且共存至今。

据《明史》等史书的记载,明代时白草番人多势众,力量非常强大,且与明王朝进行过长期的战争,战争的主要地区在今北川县境内。

1985年4月23日,在历史上曾经是“唐吐蕃赞普遗种”活动的中心之地的白草坝地区,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式建立了北川县片口羌族乡。而现实的状况却是,在北川全县六万左右的羌族人口中,只有居住在县西青片河源头处高山地区的羌族,尚存极少数老年人还能说点羌语(据说只有几十个人),并保留了一些民族传统的习俗。但在占北川全县少数民族人口2.39%(据1990年统计数为3574人)的藏族中,其语言、服饰、习俗等已全部丧失。

这样,就又产生了如下的一些问题:历史上曾居住在白草坝地区,“部曲素强”,并且人多势众,“上下凡十八寨”,而其族源又属于“唐吐蕃赞普遗种”的白草番人,是否还有直系后裔存在?如果还存在,又流向了何方?如果已消失,又消失在何时何处?如果已经改变了族别,或久藏深山之中而今人尚未识其真面目,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

三、古书记载及今人论述孰是孰非

道光版的《石泉县志·建置沿革说》载道:“石泉为禹贡梁州之域,周秦为冉駹国地。”